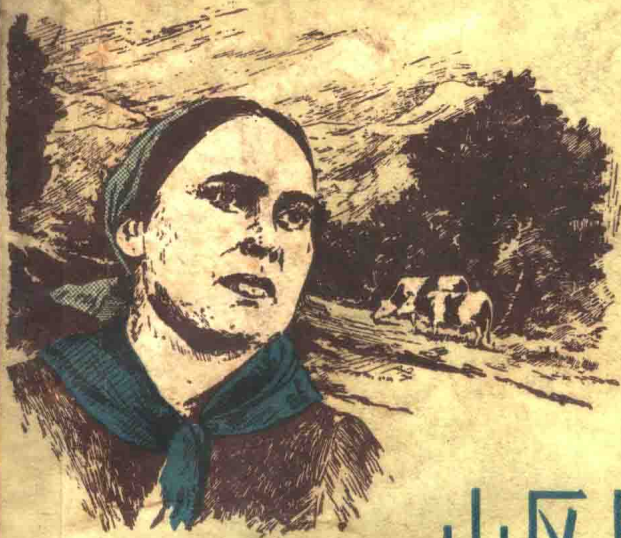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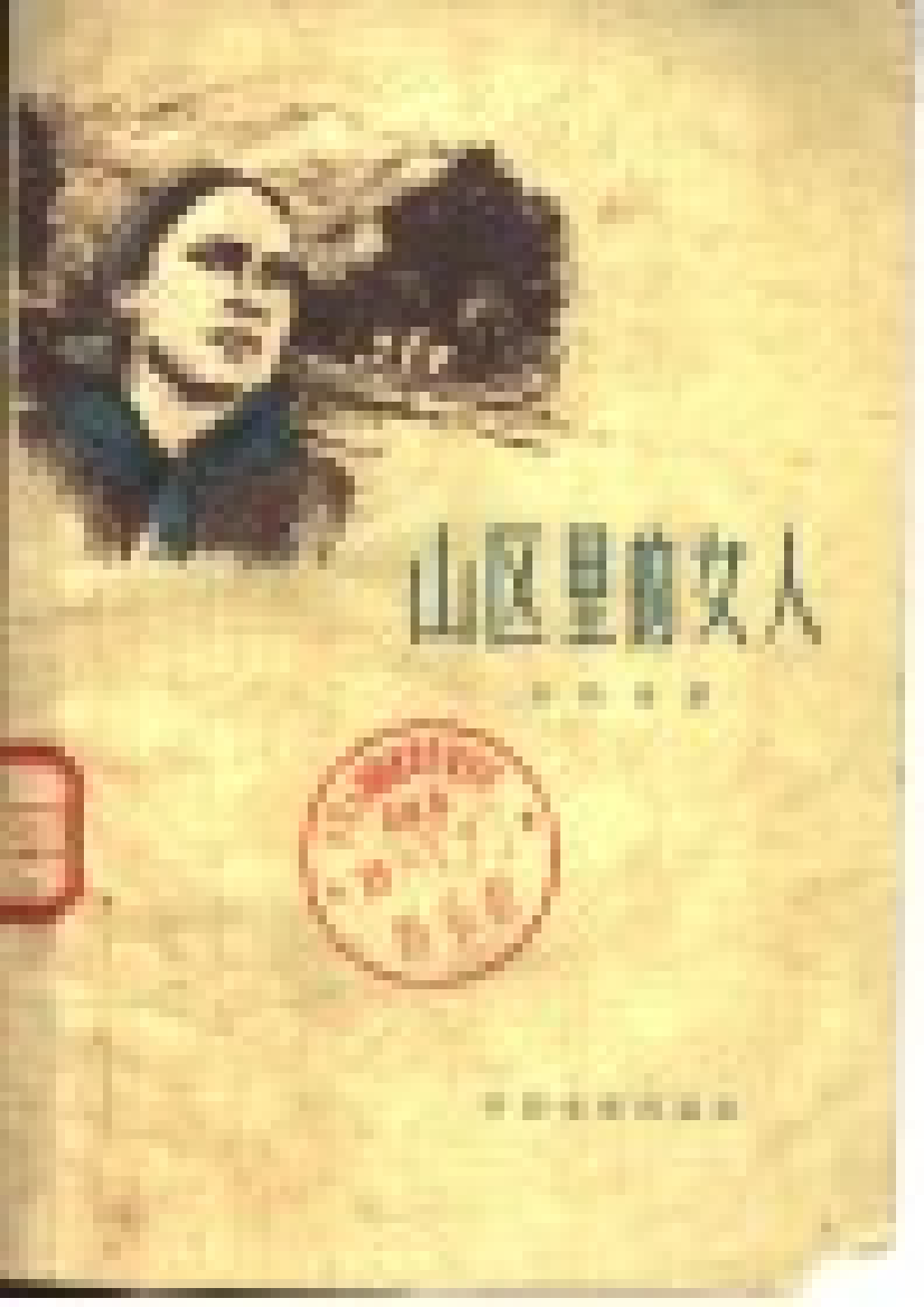




山区里的女人

米 納 奇 著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山区里的女人

——一个山区女教师的日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山区里的女人

[捷]符·米納奇 著

北京电影学院翻译组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山区里的女人

[捷]符·米納奇 著
北京电影学院翻譯組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1/32 • 印张4 • 插頁1 • 字数: 92,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100册 定价: 0.38元

統一書号: 10061·163

V. MINÁČ

ŽENA Z VRCHOV

根据《сценар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го кино》，
《искусство》，москва，1957版本轉譯

內 容 說 明

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是描写捷克斯洛伐克偏僻的山区里一个妇女瑪尔卡成长的道路。符尔赫是一个落后的农庄，在1948年2月革命胜利以后不久，地主、富农还为非作歹，并且一度把持了农业合作社。瑪尔卡不顧恶劣的环境，勇敢地进行着斗争。在顽强的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在党的支持下，她终于被选为合作社主任，给农庄打下了发展的基础。瑪尔卡一生的命运和捷克斯洛伐克农村普通妇女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从生下来就肩负起了一个女人多少世纪以来永远脱不掉的重担，过着黑暗的日子。现在她却克服了重重困难，把光明带到黑暗的边区里来。人民为了她忠贞不渝的斗争精神，又把她选为出席布拉格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

昂德烈庄园的院落。

一小群花色俏的母雞在廚房前面咯咯叫着。一切都显得安安靜靜的，和往常沒有兩樣。

虽然不时从屋里，或是从門斗里传来几声尖叫，但因习以为常，所以誰都滿不在乎。可也不知怎的，这家人今天嚷得更凶了。

传来一个女人沙哑的噪音：

“到底怎么着？給还是不給？”

“我早就說过了，”話声很輕，但是很強硬。

“昂德烈，你听見沒有？！”那女人嘎哑地嚷道。

“那么你是不給了？！”

突然从門斗里飞出一个木盆，咕嚕咕嚕地在雞群中滾動着。群雞咯咯叫起来，滿院子乱跑。紧接着又飞出一只陶土罐子，当下就砸得稀烂。

祖扎怒气冲冲，一把揪住瑪尔卡粗粗的发辮，把她从門斗里推了出来。

“滾出去，別呆在我家里！”

瑪尔卡虽然穿戴寒酸，但是看来仍然美丽。她从祖扎手里掙脫开来。从她那深沉的双眸和唇边那些深刻而細小的皺紋可以看出，一种隱忧正在折磨着这个充滿了內在力量和自

豪感的青年妇女，仿佛忧伤早已夺去了她那生命的光輝。

瑪尔卡为了不吃祖扎的亏，便跑往一旁，放下心来望望她，然后弯下腰来撿着扔在滿院的東西。

祖扎的丈夫昂德烈出現在泼辣的祖扎的身后。他是一个矮小笨拙的男子，目光中流露出犹豫、惊奇和恐惧的神情。他担心妻子会把事情搞糟，便亲自出馬来調解：

“喂，瑪尔卡，你說怎么样吧？給还是不給？”

“不給，”瑪尔卡强硬地回答道。

祖扎又气又恼，連話都說不出来。

她气得指天罵地，奔向那黑洞洞的門斗里，于是枕头罗，裙子罗，还有一双旧鞋，便从那儿翻飞出来。

昂德烈也开始恶狠狠地說：

“怎么着，难道我要的是別人的东西？我要的是父亲的遗产！是我哥哥的那一份！那个可怜虫，天知道死在哪儿了，可她……”

瑪尔卡不理睬昂德烈，只管撿着东西。

过往的行人、邻居、妇女和孩子們听到喊叫声，都站了下来。

昂德烈沉不住气了。他又开两条腿，站在瑪尔卡面前；恶毒地嚷道：

“破鞋！穷得連根綫都沒有！是你爬到我哥哥床上的，真不害臊！可現在……不給！”

祖扎从床上扯起一床帆布套的羽毛褥子，用力扔到院里去。

“滾出去，破鞋！叫化婆！”

瑪尔卡一眼望見許多看熱鬧的人站在篱笆外面。她默默地忍气吞声，只管匆匆忙忙地撿着扔在滿地的东西，把它們塞进羽毛褥子的帆布套里，包捆起来。然后定定神，毅然决

然向牲口棚走去。

昂德烈心气平息下来了，惘然地摊摊双手。

但是祖扎一見瑪尔卡走向牲口棚，便越发泼辣起来。她又向房里奔去，不想被一輛小玩具車絆了一下，便拿起玩具車狠狠地往外一扔。

昂德烈一看瑪尔卡将乳牛从牲口棚里牵了出来，一把怒火又烧了起来。他用力将小玩具車踢在一旁。

瑪尔卡背着包袱。虽然这已經够沉的，但她还是弯下身来撿起小玩具車。她默默地、誰也不理睬地只管牵着乳牛走着。

“咱們走吧，我的花牛……”

昂德烈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瑪尔卡这下是走定了。祖扎对着瑪尔卡的背影啐道：

“……只要你敢回来，我就撞你出去，就跟撞吉卜賽娘儿一样！”

拴在木棚下的狗狂吠着。

瑪尔卡背着包袱，牵着乳牛，沿着村里坑坑洼洼的道路走着。

看熱鬧的人群散去了。

昂德烈迷惘地望着瑪尔卡的背影……也許有朝一日她还会回来！梦想！

“祖扎，你做得太过分了。那样做大概不太好。地到底是地。只要她呆在我們家里，地就是咱們的。！”

“你最好別惹我生气！”祖扎沒好气地頂撞道，然后用坚信不疑的口吻加上一句：“天黑不回来才怪呢！”

祖扎望着瑪尔卡的背影，悻悻地罵了几句，然后轉身走进屋里。

昂德烈耸耸双肩，摸摸下巴的胡子，沉思着。

瑪爾卡一路走过阿达姆家的門前，朝高处走去。花乳牛乖乖地跟在她后面。她越往前走，背上的包袱就越沉，心头的担子也就越重。她一心只想尽快地避开那些好奇的目光，老是觉得自己正走在一条奇耻大辱的路上。她心头郁郁地四下望望——向誰寻求援助呢？怎样才能找到出路呢？离开了昂德烈的家，永远离开了，可是往哪儿去呢——不知道。

小瑪尔金从一条胡同里迎面跑来。一看见媽媽，老远就喊道：

“媽媽！我們再也不在昂德烈家住了嗎？太好了！”小瑪尔金高兴得跳起来，从媽媽手里接过自己的小玩具車。

瑪尔卡站住了，面色稍稍开朗一些，但馬上又变得暗淡起来。

“我們現在住哪儿呀？”小瑪尔金刨根究底地問。

瑪尔卡吁了口气。不知道怎样回答儿子……

“不知道，好孩子……”

格里祖里亚老太太从一家院子里走出来，跑到瑪尔卡跟前。仿佛今天昂德烈家里一五一十的事她都亲眼看見、亲耳听见了似的，于是哭声哭气地說：

“天哪！你到底使性子走了！不願在有錢人家里当女东家，倒情願去做要飯的！你就不可怜可怜你儿子！瞧吧，等你丈夫回来，他可饒不了你！”

“大孀，別說我了。您这是往哪儿說呀……”瑪尔卡胆怯地回辯着。

阿达姆老头在院子里听见格里祖里亚老太太的話，大为不然，便放下刚从井里汲来的一桶水，走到篱笆旁边。

格里祖里亚老太太不肯就此住嘴，提高嗓門咳声叹气地繼續說道：

“魔鬼的驕傲迷住了作孽的人！”她突然停住，換了語調，煞有介事地用責備的口吻說：“你說說，你想干什么？到底想到哪儿去？……”

阿达姆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打断了格里祖里亚老太太的話：

“瑪尔卡，別听她那一套，老母雞似地瞎咯咯！走了就走了。昂德烈家那种日子，到处都找得到！”

“不信神的老家伙，教会的小嘍罗，有你插嘴的地方？怎么，你給她找地方住嗎？自己还是个穷光蛋呢！”

這話叫阿达姆沉不住气了：

“我給她地方住！”說着就轉身向瑪尔卡：“瑪尔卡，甭上別处找啦。”

格里祖里亚老太太心里一惊，不吭声了，仿佛一下失去了說話的本領。阿达姆老头从篱笆門里走出来。

“你要是的确沒有地方住，我家外屋倒还有个地方……”他心平气和地、誠誠懇懇地說。

这意外的喜悅使得瑪尔卡喘不过气来，眼里不由涌出了泪水。

阿达姆老头慫恿她进去，从她手里接过牛繩，将乳牛牵进院里，对瑪尔卡說：

“进屋吧……”

格里祖里亚老太太万沒料到这一着，但是又偏不願意当着街坊甘認晦气。

“喂，你們瞧着好了！”她手舞足蹈，隔着篱笆冷言冷語地大声嚷道：“你这个精老头子，要这么个年青女人干什么呀？”

阿达姆不齿地挥了挥胳膊，就象挥牛绳似的，接着就把牛牵进牲口棚去了。

瑪尔卡母子二人躊躇地站在台阶跟前。

“你們怎么啦？走呀，进屋去……”

瑪尔卡从肩上卸下包袱，轻松地喘了口气，跨进门槛。性急的小瑪尔金早就溜进房内去了。

3

一間摆设简陋的小房，显然已經很久沒有人住了。小瑪尔金走进来，好奇地四下张望着。瑪尔卡拿着包袱跟着走了进来。

“媽媽，我們在这儿住，好极了。”小瑪尔金一本正經地說。

“瞧，打我女儿死后，这间房子就一直空着，”阿达姆边說边走进房来。“地方倒有，旁的就什么也沒啦……說到生活，那就全靠自己了……”

“我知道，老大爷。我在昂德烈那里也不是白吃飯，”瑪尔卡插嘴道。

阿达姆显得侷促不安。为了打破这种尷尬局面，他伸出手来，在那用粗木板釘成的桌子上摸了一下。

“嘿！灰尘真多呀！没关系，你会擦干净的。”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子，往下說道：“你早該这样……省得受罪……”

瑪尔卡突然感到双腿一軟，便放下包袱，坐在凳子上，怀着感激的心情望着阿达姆。而阿达姆呢，他正东翻西找的，总想找点事情做做。他走到一座旧鐘跟到，夏吱夏吱地拉紧摆錘，胡乱地拨动时針。

小瑪尔金有趣地看着他。

挂鐘和諧而愉快地滴嗒滴嗒响着，增添了家庭的气氛。

瑪尔卡觉得房里又多了一种有生命的东西。

阿达姆蹲在爐子旁边，看看里面干不干淨。

“冬天这里暖和着呢，”阿达姆說道，轉身又对小瑪尔金說：“快到木棚里拿点碎柴和劈柴来，要細的。”

小瑪尔金走后，阿达姆走到瑪尔卡面到，同情地問：

“他們欺負你啦？”

“老是欺負我。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可是这回該倒楣啦，全村的人都該說我的坏話啦！”瑪尔卡满怀恐惧地說。

“这你用不着管。人的嘴是堵不住的。何况也不是每个人都那样坏。”

“我知道……”瑪尔卡用感激的眼光看着阿达姆。

“你再也不用給人当长工了。可以象人一样过日子了……”瑪尔卡站了起来。阿达姆慈父般輕輕地拍着她的肩头。“一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办……”

小瑪尔金抱着一捆木柴走进来。

“女儿，就随你自己的心意收拾收拾房間吧。小瑪尔金，咱們走。”阿达姆轉身对小瑪尔金說：“咱們放牛去。”

小瑪尔金正巴不得跟阿达姆出去。

他們两人走了。瑪尔卡一个人站在房子当中四下望望，仿佛在梦里似的。

她走到挂鐘跟前，傾听着那和諧的滴嗒滴嗒声，又摸摸床鋪，看看窗外。

她动手整理起来：将小瑪尔金的小車放在窗前的长凳上。然后打开包袱，将羽毛褥子鋪在另外一张床上，裙子挂

在床鋪旁边的衣架上。又找了个地方放下拉拉杂杂的东西，拿起抹布揩了揩。这时她口里哼呀哼的，但是怎样哼起来的，就連自己也沒有注意到。

4

在林木莽莽的山上，在郁郁蒼蒼的松林里，有一座古老城堡的遺迹，聳立在林子的上空。銀灰色的云朵在晶瑩的兰空中奔馳着。山坡上树木稀疏的地方，放牧着几头乳牛。

一群小男孩和小女孩看管着牛群——有的拿着鞭子，有的拿着枯树枝。孩子們玩着“挡羊”的游戏。一个火紅头发，滿脸雀斑的小女孩数道：

布吉姆是个好地方，
紅紅櫻桃挂树上，
乳牛全都空着肚，
只有一头是乳罐！
长毛小狗安德魯，
莫要瞎吵瞎叫喚！
我是飞毛快腿小松鼠——
看你逮住逮不住！

孩子們象一群受惊的麻雀，往四下里乱跑。紅头发小女孩一只也沒有逮着。

瘦高的小女孩尤特卡跑得最远。她是个孤兒，梳着两条金色的小辮，光着一双脚，穿着一身洗得快要破了的連衣裙。她从小土崗后面跑出来。險些和阿达姆撞个滿怀。这时阿达姆正和小瑪尔金赶着乳牛走来。

“阿达姆爷爷！小瑪尔金！”尤特卡高兴地叫道。

小瑪尔金拿着一块面包，和阿达姆并排走着，馬上就和尤特卡凑到一块儿去了。

“走，咱們玩去，”尤特卡拉着小瑪尔金走上小土崗。阿达姆含着微笑，瞧着这两个孩子跑开，然后往前走。

两个孩子留在小土崗上。尤特卡目不轉睛地望着小瑪尔金手里那块面包。

“要吃嗎，尤特卡？給你……”小瑪尔金掰了一半递给尤特卡，她高兴地接过来，大口大口啃着。

5

小鋪老板庫比什家的一間里屋。一个窗戶朝着院子，另一个小些，对着花园。这间房也算是他的办公室。庫比什并不光作生意，同时还是地方民族委员会的主席。

房間摆设得半土半洋，毫无美感。角落里摆着一张破旧的写字台。台边墙上挂着貝奈斯总统的肖像，下面桌子跟前坐着神情自得的庫比什。

虽然庫比什由于当了主席而显得一派驕矜，但他的外貌和这个职位却是十分不相称的。他倒更适宜于站柜台，或是站在他那闊綽的农家院落里。但现在他居然坐在这里，而且还是根据的什么“民主原則”。看来，誰有錢，誰就可以做官。誰做了官，当然罗，誰也就聰明了。

現在昂德烈向这位“官員”告状来了。这样庫比什主席又得动动脑筋。

“昂德烈，您不該放她走。这么一来，您哥哥瑪尔金的那份財產就白扔了。”

“不放她走怎么行！我哥哥哪能要这种女人！……再說

他們在一块也沒呆多久，可現在怎麼辦呢？什么都叫她拿走了！唉！給想個辦法吧，庫比什先生！”

庫比什聳聳雙肩：

“您瞧着辦吧，好說歹說，把她騙回來。”

“窮鬼跨上馬，鬼神追不回！”昂德烈欣逢知己地說。

“這個年頭，可沒辦法……不象從前了。咱們這號人一出點小事，共產黨員們就大喊大叫。您是知道的，雖然人民法院判我無罪，但是因為我過去和法西斯分子有過來往，所以區里老來找我的麻煩。好在還沒把共產黨員派到鄉政府里來，這就算不錯了。”

停了一會，庫比什又說道：

“我不能給瑪爾卡下命令，也沒法強迫她……”

這話很不合昂德烈的胃口。突然庫比什心生一計。他站起來，含着微笑，向昂德烈走去：

“別怕！眼看什么都要翻個樣。我們的部長已經大權在握。旱災、歉收、窮困……讓大家稍稍挨點餓——這樣一切就會好起來了……共產黨員也沒法讓大家吃飽。只要少吃少穿，共產黨的天下也就保不住了。”

但是這個“宏偉”的政治遠景一點也打動不了昂德烈的心。他漠然聳聳雙肩。庫比什呢，偏要昂德烈高興高興，便繼續發揮自己的妙見：

“耐心點兒，昂德烈先生！瑪爾卡不吃軟的，就來硬的，纏住她不放。等着瞧吧，她會找上門來的。”

庫比什要昂德烈忍耐，自己倒先起火來了：

“去她的吧！她連半塊麵包都拿不出來，既不會耕，又不會犁，倒要管起您的家來了！”

牛群散在城堡周围的山坡上吃着青草。孩子们围着阿达姆，兴致勃勃地看着他怎样干活，看着他怎样把一块菩提木或是柳木弄成一只体格匀称的小马。瞧，他正在用小刀雕着挺秀的马腿。小瑪尔金目不转睛地望着阿达姆的手。

孤儿尤特卡 and 另外一个小女孩正在用野花编花圈。

小瑪尔金凝望着城堡的遗迹。

“老爷爷……”

“什么？”

“城堡里有国王吗？”

“哪有什么国王！国王另外有宫殿。这儿只住过些老爷。”

“什么时候打过仗？”

“没有打过。这是个不经一打的城堡。老爷们来这儿只是打打猎，散散心罢了。”

“他们象库比什老爷那样吗？”尤特卡天真地问。

阿达姆笑笑。

“谁知道他们长得怎么样。他们早就完蛋了。”

“老爷爷……”小瑪尔金犹豫地说。

“干吗？”

“那个故事您还没讲完呢……”

“是那个天马的故事吗？”

“对！对！”几个孩子一下嚷起来了。

“上次讲到哪儿啦？”

“从头讲起吧，”孩子们要求道。

小瑪尔金在阿达姆脚旁动了动，好坐得舒服些。尤特卡

已經編好花圈，戴在头上，向阿达姆挨近些。阿达姆不慌不忙地，安詳地开始講故事：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那里阴惨得象坟墓一样，黑暗得如夜晚一般，因为太阳从来也不在那儿出現。”

“……这是因为他們的天馬叫人偷走了，”小瑪尔金赶紧解釋道。

“瞧你这孩子！好好听着……那儿黑洞洞的，大家寸步难行，种地更談不上。只好熬着那听都沒有听过的貧困生活……”

“哎——哟！天哪！”忽然一声絕望的哀叫打断了阿达姆的故事。

“乳牛，乳牛摔下去了！”

一个小男孩站在离他們不远的土崗上，他又激动，又恐惧，用手指着对面的山坡。

一条乳牛正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下滾去。四只蹄子奇怪地往上撑着，脑袋歪在一旁……乳牛向下滾去，石块和落叶也随着滾滾而下。

孩子們惊慌万状地跑到那孩子身旁，眼睜睜地看着乳牛在那莽莽蒼蒼的灌木丛里失去了踪影。

孩子們恐惧地望着那一望无底的深渊。一个小男孩吃力地問道：

“是誰家的牛？”

大家突然打了个寒战，每个人都在寻視着自己的牛。

“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的……”

“我的牛在那边呢……”

“哎呀，尤特卡，瞧，庫比什該揍你啦！”